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钟进文

郑茜◎著

力 缘 叙 事

2006—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钟进文

郑茜◎著

力缘叙事

2006—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叙事: 2006—2011 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评析 / 郑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21 - 1

I. ①边… II. ①郑… III. ①少数民族 - 民族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08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安 然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2005.9——2006 年

李敖是苗族!	(2)
普洱茶的悬念	(6)
乡村的秘密	(11)
别人的目的地	(14)
流行文化的花边	(19)
古老而新鲜的节日: 传统伸出了两只手	(23)
树的死	(29)
没有雪的玉龙雪山	(35)
另一场文化启蒙	(39)
保护文化遗产要复原文明肌体原有的血肉	(43)
缺席的刀郎	(46)
对开的而不是单向行驶的青藏铁路	(50)
不要看轻一个异乡人在都市的遭遇	(54)
纳西人自己的言说	
——评《天雨流芳——印象纳西》	(58)
原生态在当下的意味	(62)
边缘与主流	(65)
文化的伤口 自然的伤口	(69)
行走在民族题材电影的钢丝上	(77)
2006 原生态事件	
——2006 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回顾 (上)	(82)

博客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

- 2006 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回顾（下） (89)

2007 年——

- 你不知道你正在失去什么 (98)
- 我们不知道的索南达杰
——兼及一种隐藏的价值观 (103)
- 一场出其不意的占领
——看民族地区的城市营销战略 (108)
- 奥林匹克之外，中国还有自己的体育精神 (112)
- 寻找纯美 (116)
- 《藏谜》：离开视觉奇迹的迷雾 (121)
- 2007：掷地有声的静
——2007 年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回顾 (124)

2008 年——

- 难以清算的文化景象
——文化遗产的现代性生存 (130)
- 死而不死 (134)
- 海德堡印刷出的线装书：一个时代的隐喻
——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 (139)
- 鸟巢与“鸟巢”，相距多远？ (144)
- 被替换的焦灼 (149)
- 凤县：在逆向中叙事，在裂痕中行走 (153)
- 2008，在场，不在场
——2008 年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回顾 (158)

2009 年——

- 我们民族的节日，万岁！ (165)
- 旅行：与全球化的纠缠 (171)

与邕沙相遇，但不能改变我们什么	(176)
慢生活：从可耻，变成美好？	(181)
我们将给孩子们留下什么？	(185)
悲剧，黑色的	
——为死去的迈克尔·杰克逊而作	(190)
当民族认同被利益认同所僭越和掏空	(195)
摇曳的话语	(199)
汤因比的新疆	(204)
瞧，这个倒置的世界！	(210)
台上台下，2009	
——2009 年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回顾	(215)

2010 年——

一场不太公平的讨伐	(225)
一桩东方山水被西方话语所遮蔽的事件	
——张家界更名事件的文化思考	(229)
西南大旱：现代性生存逻辑的占领与困境	(232)
这一回，纤夫拉的不是船，是经济	(236)
龙山：民族文化遗产的当代镜像	(239)
哈尼：被发现的风景	(243)
微博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	
——2010 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回顾	(249)

2011 年——

“文化他者”与红色经典	(258)
本土狂欢与大国崛起	(262)
伪民俗：辩？不辩？	(267)
包容，北京的历史密码	(271)

后记	(274)
----------	-------

2005.9——2006 年

事件：

2005 年 9 月 19 日至 30 日，李敖前往大陆，开启“李敖神州文化之旅”。

一场传媒风暴随之来临。海内外近两百家媒体闻风云集，全程关注和报道这一活动。

“打个比方，中华民族就像长江一样——当长江浩浩荡荡流进东海时，你能说这时的长江水就是通天河和沱沱河的水吗？你能分辨清楚其中哪一脉是乌江水？哪一股是汉江水？哪一流又是嘉陵江水？

这一情形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模一样。”

李敖是苗族！

听到有人很惊疑地问：“李四光是蒙古族？”

看到有人很得意地说：“沈从文是苗族！”

从口气和眼神你都可以辨别出说话者的身份：前面那个，百分之八十可能是汉族；后面那个，必是少数民族。

名人的身份尤其能荣耀一个民族的地位。名人显然是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价值的集中指征。当我们说到马克思、爱因斯坦以及弗洛伊德乃至当今石油大亨哈默都是犹太人时，我们衷心赞叹犹太民族对于这个世界所意味的价值。

所以，当一个了不起的形象从一个民族中缓缓站立，盘踞成一座雕像或氤氲成一片风景，我们不得不尊重那样一种对于名人的情感。从大处讲，这种感情就是发育成爱国主义的最细微的根须。

但是，当不同族属的人在进行这种对话时，你却可以从中观察出一些细微差别。文化处于弱勢的民族在提及自己的名人时，喜形于色——那是一种边缘人群面对主流群体取得了一时优越感的难耐流露，是一种暂时摆脱了压抑的情不自禁的伸吁，一种深藏的扬眉吐气。的确，有什么比我们拿出一个伟大的名字更能证明我们的文化不可忽视的价值呢？

因此，我们常常遗憾别人不知道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是苗族。我们更遗憾几乎没人知道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的人巴玉藻是蒙古族。我们哀叹电影爱好者不知道影帝金焰是朝鲜族。我们埋怨在纪念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时媒体上竟不标注英勇的抗联战士赵尚志是满族。我们叹息搞新闻的人竟然不清楚与新中国新闻事业紧紧相连的这个名字——穆青——他是回族！我们还皱着眉头讨厌那些音乐爱好者在听完最负盛名的音乐指挥家李

德伦的交响乐后，竟浑然不知他也是回族！还有，我们多么不平啊——很少有人了解长征一号火箭的设计者以及第一枚返回式卫星总体方案设计者王希季是白族！当然，我们还义愤更多的人完全不知晓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也是白族……

眼目下，当山呼海啸的文化大师李敖来到大陆，掀起一股舆论狂潮时，我们又怎能不扼腕生叹——李敖是苗族啊！追捧他的粉丝们怎么都不知道呢？新闻媒体怎么都不宣传呢？李敖曾经宣称要“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啊！蚩尤谓谁？苗族人心中的人文始祖啊！关于李敖先生的苗族身份，他在《快意恩仇录》里是这样说的：“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

有人当然马上会揭露：这位狂狷之士跟少数民族扯上关系肯定有政治图谋！但是——就算有政治图谋，其间，难道就没有一点文化认同？

显而易见，没有什么比名士的少数民族身份，更能替少数民族群体换取大众的尊重。这一点，没人怀疑！所以，我要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告诉你——

老舍是满族马连良是回族！萧乾是蒙古族翦伯赞是维吾尔族！黄永玉是土家族白先勇是回族！杨丽萍是白族李宁是壮族！郎平嘛，她是满族！对了，那个誉满宝岛台湾的诗人席慕蓉，她可是蒙古族！还有，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塑造了邓世昌形象的著名演员李默然，他是回族！然后，再看看中国革命史吧，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邓恩铭是水族！革命家关向应是满族！粟裕将军是侗族！军事家罗炳辉是彝族！……

只是，这张清单何时才能列到尽头呢？我们的遗憾何时才有终结呢？——这是一笔算不清楚的账。当我们孜孜以求这张清单时，你有可能最后终于发现我们深藏在心中的那点自卑——文化自卑与民族自卑。这些名人的光彩是一抹最光亮的油彩，我们用它来抹掉自己的自卑神色。

但自卑何以而来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自卑呢？——如果我们在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上，发现那些最丰盈的、汁液最足的果子，其根脉都与少数民族有关，我们会作何感想呢？那就再来数一数吧！——论文学，几千年来汉语文学最顶尖的果实，《红楼梦》无疑！《红楼梦》的作者是哪一个民族？满族！论诗歌，几千年来最顶尖级的诗人，李白无疑！李白生于中亚，本人精通突厥语，其祖辈混合着突厥血缘是肯定的。论政治，几千年来最开明、最伟大的君主，李世民无疑！而史书上言之凿凿：李世民的祖母与母亲，都是鲜卑人。

提一个古代个案吧！山水诗鼻祖陶渊明，其世系是苗族。当陶渊明的曾祖——东晋大将军陶侃被他的同事们当面讽为“溪狗”时（溪狗，晋人对于武陵五溪蛮的蔑称；据历史学家考证，五溪蛮主体为古代苗族），这些人哪里会想到：仅仅两代以后，陶侃的后人就会矗踞成中国文学史的一座高峰。而这座高峰，谁会认为他仅仅代表五溪蛮？他是中华文化的高峰！

再提一个当代个案吧！中国顶尖级的文化大师中，启功先生无疑居其一。而启功，满族，雍正皇帝直系第十二代孙。然启功在诗、书、画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仅仅属于满族吗？当然不，启功代表着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高度。

还有比这更充足的理由，用以辩白少数民族对于东方古老的文明大树所提供的营养吗？——这是一部没有办法清算的历史。这是一部无法划清界域的文化共融史。

事实上，比认识到这些名人的族属更重要的事情，是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一个普遍事实：中华民族的一切历史，从来都是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

打个比方，中华民族就像长江一样——当长江浩浩荡荡地流进东海时，你能说这时的长江水就是通天河和沱沱河的水吗？你能分辨清楚其中那一脉是乌江水？哪一股是汉江水？哪一流又是嘉陵江水？

这一情形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史。这是中华历史的真相。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切时，我们再也无需用夸张的神情来陈述那些事实了：写军歌的郑律成是朝鲜族！写《李双双》的李准是蒙古族！为《红楼梦》作曲的王立平是满族……

就如同若干年前我们常常要引用拿破仑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来申言我们潜在的国际地位一样，当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于寰球，我们突然发现，国人已经很久不再引用这句名言了。同样，当中华民族的文化大树是 56 个民族的生命共同植成这样一个事实，成为路人皆知的常识，那时，我们就再也不用耿耿于怀地列举那一列列名人清单了。我们也就不需要在媒体追捧李敖之时，在人群中大声疾呼：李敖是苗族！

事件：

2005 年，普洱茶被炒成天价。“一两黄金换一克五十年普洱茶”的消息，甚嚣尘上。

此时，由 120 匹马驮着 240 筐普洱茶的“马帮茶道瑞贡京城”茶队，从普洱县城出发。马帮历时 5 月，行程八千里，沿三百年前的茶马古道，一步步走到北京。

“普洱茶加入了一个与自己的品性完全不同的阵列。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时尚拥抱了一个与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东西。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奇遇呢？”

普洱茶的悬念

一棵老树

一棵树，老树。容颜苍旧，虬枝低回，沧桑之气盘旋升绕——专家提醒消费者说：不是所有的普洱茶都“越陈越香”；只有苍老的古茶树长出的普洱茶，才会“越陈越香”。

普洱茶惊世出现，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品质——它俨然是时间的储存器。据说，关于普洱茶的一切都与时间有关。普洱茶的自然发酵来源于时间；普洱茶的厚重、甘甜、弥香、滑溜的味道，均来源于时间。当所有的生命都在时光的催逼下腐蚀、苍老、逝去，普洱茶却傲然独立；把时光的流逝转变为生命的营养，而不是腐朽的力量。

没有什么能够抵抗时间的摧枯拉朽；或者腐烂；或者坍塌。但普洱茶却紧紧握住时光之手，将时光的温热接纳进体内，生长出新的元素。

普洱茶是流年似水冲泡出来的一道酹茶汤；是时光经年逾久酿造出来的一个奇迹。

流行的时尚

与普洱茶的品质刚好相反——流行的时尚是另一种东西。

时尚是时间的易碎品。时尚拒绝时间的沉淀。它既不容纳时间，更不准

备接受时间的检验。流行的时尚是趁热打铁的一种消费方式。如果说市场上有一句广告词最能代表时尚的品性，那就是这四个字——“生猛新鲜”。

时尚是无根之末，是逐水之萍，是飘摇在时光大流之上的一道道浮光掠影。时尚与时间的隔阂是与生俱来的。在本质上，作为大众文化核心的时尚，是市场蓄意制造的消费幻觉。把时尚比喻成一年四季吹个不停的季节风是恰当的。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风的方向；但你得伸长脖子注意风的动向，这却是时尚追逐者必须把握的姿态。当追赶时尚成为现代人的本能爱好，甚至成为现代人寻求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时尚便成为潜藏在大众消费背后的一种控制力量。

普洱茶与时尚

这是两种质地完全不同的东西。

古道，西风，瘦马。过往的几百年里，普洱茶默默地在马背上研磨它的幽香。伴着风声、雨声、弦子声，它融入阳光、水分、自然之气，开始发酵，酝酿醇香。关于这一切，都需要耐心；需要等待；需要时间。

而流行文化的面孔——迅捷生产，迅捷消费；频繁的更新，频繁的刺激。风头一过，旧时尚便得宣告消退，新时尚被大众传媒迅速捕捉并广泛传播，因为市场不能容忍空白。

打个比方。当“瑞贡京城”的马帮驮载着四吨普洱茶从云南起身时，2005年的“超级女声”正在酝酿；当120匹马踟蹰于漫漫长路时，“玉米”、“凉粉”们已迅速诞生、集结，席卷全国；当40多位赶马人在八千里路上走得寂寞孤苦时，“超女”已新鲜出炉；之后，趁热打铁，“超女”们进北大，去香港；演唱会迅速地开，唱片迅速地出，各种揭秘“超女”的书迅速地印刷——一切都得神速！否则，不定哪一个“超男”或是“梦想中国”的梦想之子就会突然冒出来，以新的时尚之姿进行挑战，欲分市场一杯羹。这一切怎能不神速呢？流行文化的操作秘诀就是讲究快速占领市场，在发现消费者出现了厌倦的苗头时，迅速培植新的流行因子；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战无不胜。

而“瑞贡京城”的马帮却还走在路上，一步一步，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浑然不知世外春秋。

当普洱茶成为时尚

奇怪的是，普洱茶竟成为了流行的时尚。

人们奔走相告各种关于普洱茶的神奇传闻。报道说：“近几年，茶业消费市场在悄悄地变化，批发市场内的商家向普洱茶转营，经营普洱茶的铺子越开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相中了它的升值潜力，将一支、二支甚至上吨的普洱茶往家里收藏。这一势头正在全国蔓延……”

事实上，市场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在捕获各种神奇，然后制造成一颗颗时尚之弹。对于今天的大众消费市场来说，通体灌注着时间的普洱茶，显然是一个奇迹。时尚难以拒绝这样一个奇迹。

于是，在消费时尚面前，与其说普洱茶是一种质朴的民族文化，不如说普洱茶是一种新奇的诱惑。它以罕见的品性让市场惊讶。而凡是让人惊讶的东西均易让时尚侧目。于是，市场热情地、快乐地拥抱了普洱茶。

普洱茶加入了一个与自己的品性完全不同的阵列。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时尚拥抱了一个与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东西。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奇遇呢？

市场等得及“越陈越香”的逻辑吗？

市场被普洱茶的神奇所折服。然而，时下以“新鲜生猛”为消费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耗得起、等得及“越陈越香”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吗？

普洱茶的价值来源于时间的陈积，而现代消费市场却恰好患了时间焦虑症。“长期存放，越陈越香”，这恰与当今的消费时尚相背离。究其实，普洱茶的价值观与今天的消费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市场等不及普洱茶藏在仓垛里孤寂地发酵。市场需要“速成”。普洱茶生产商李宗俭坦言：“今天的普洱茶生产不仅后发酵过程很难自然完成；很多厂商采取人工陈化工艺；机械化的生产已经取代了自然的发酵。”而且，连茶树也开始速成。

我们从普洱茶的遭遇里看到了这样一些疑问：当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被商品经济看中，并被投放到大众市场上时，它在哪些本质上是与流行文化相抵牾的？它将在哪些方面被改写？被损坏？被涂抹？

普洱茶的启迪

事实上，现代文化在许多方面给传统文化营造了一种异质环境。例如，《中国民族报》记者在采访普洱茶生产商李宗俭时提了一个问题：“如今交通发达了，普洱茶从产地到销售地不再需要漫长的运输，缺乏了这样一个过程，对普洱茶独特的色、香、味是不是一个挑战？”

注意，普洱茶的声、色、味恰好是在非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从生产起点到消费终点的漫长的中间过程。而现代化缩减了这个过程；信息化时代更是彻底消灭了这个过程。这使普洱茶在今天的命运成为一个悬念。

如何应对这样的异质环境？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被改写？不消亡？不遗失？

我们看不见普洱茶冷觑现代时尚的目光。但是，我们听得见历史从时光深处传过来的低语。在时间的灌注中创造价值的普洱茶，不仅是养生品，不仅是商品，更是历史，是故事。在时尚的轮番倾轧里患上时间焦虑症的现代人，难道不可以从普洱茶的价值观里看到一个现代化性的反例？领悟到一种反向的启迪？

事件：

2005年10月5—14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节”期间，云南省红河县哈尼族艺术家吴志明带领当地民族艺人组成的云南民族民间艺术团，表演了红河县阿扎河乡普春寨的哈尼族《梯玛·吾处阿茨》（栽秧情歌）混声八部复音唱以及彝族“乐作舞”等节目，令荷兰观众震撼不已。

“乡村的文化遗产不是物质的，不是显而易见的，不像城市建筑物那样张扬、直逼眼底。乡村的文化是隐蔽的，它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人安静地隐伏时，乡村的文化也就藏匿起来了，我们看不见它们。”

乡村的秘密

我见过普春——不是去过，而是见过。站在这一面山上，我看见普春寨子是摊在对面山腰上的一块布，正在接受阳光的照射。它是裸露的、灰黄相杂的一块布。阳光下，它会藏有什么秘密呢？

大山里的哈尼村庄，远远地看过去，你不用升高自己的高度，便可以一览无余它们的全部。它们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有时像一块布，有时像野地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色彩斑驳的植物。

相比较，看城市就不会那样轻松了。简单地说，你的视野所及，通常只能看到城市的一个小小角落——你只能看到城市华丽大氅上的一小块衣襟或者说，一小排针脚。你要到哪里才能看得见城市的全貌呢？除非，你升高了自己的海拔高度，在摩天大厦里，在飞机上。

所以，城市总是神秘兮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敬畏的眼神去打量我们的城市。你弄不懂它。

相反，乡村却质朴，坦白。通常，乡村的直白容易导致我们的轻视。你难以相信那些简陋至极的房舍里，会藏着些什么！

普春是一个例子，它是关于乡村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隐藏性的一个典型例子。乡村的文化遗产不是物质的，不是显而易见的，不像城市建筑物那样张扬、直逼眼底。乡村的文化是隐蔽的，它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人安静地隐伏时，乡村的文化也就藏匿起来了，我们看不见它们。

所以，当普春的男男女女们安安静静地走在田埂上或者平平淡淡地吃饭睡觉时，一切都隐藏起来了。你察觉不到埋伏在这里的世界文化遗产。

据报道，就在10月的阿姆斯特丹，当普春的几个哈尼族人开口唱起他们的八声部时，观众掌声雷动。西方人惊呼它是举世罕见的珍品。云南省开始